



茶变

□ 李书哲

1

每逢三四月,在罗霄山脉南麓一个叫遂川县汤湖镇的地方,日夜仿佛颠倒了过来。亮堂堂的灯火彻夜不眠,灶台前不断萃取出一炉炉青绿,家家户户只听见叶子在火焰上卷曲的声音。

是从什么时候起,这里变成了茶的世界呢?事情仿佛得从千百年前说起。陡峭的山势像一扇巨大的屏风,把天空切割成不规则的形状,土地贫瘠而又荒凉。人们的目光像尺子一样丈量、忖度,无奈地选择了大自然分配的生产资料。他们只能肩挑背驮,带着水和干粮,在这一望无边的山上开垦,速度丝毫不比绣花快。一天又一天过去了,天地苍茫,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渺小的锄头竟把山地变成了拾级而上的梯田。层层落叶堆积出厚厚的岁华,形成了一层松软肥沃的黑土,粮食、茶叶、蔬果依次种上。他们接纳了这片土地,也被这片土地接纳。

雨水顺着屋檐滴落,在泥地里砸出一排深深浅浅的坑,小镇升腾起一层氤氲的水汽。他们在这个世界里自给自足,茶余饭后磕着烟斗,聊着天。聊天的内容与动荡的时局无关,与野蛮撞开封建帝国的坚船利炮无关,与令人迷茫困惑的种种思想碰撞无关。与他们有关的,仅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然而世事并非一成不变。清嘉庆元年(1796),一个叫梁为镒的年轻人从外面浩渺的世界走回了山村。

那个碧蓝的夜晚想必是有星光的。右溪河的水声像喃喃的低诉,又像清脆的管弦,他在这水声里仿佛听到自己均匀的呼吸声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放木筏流落南京之后,他竟然还能回到故土。更重要的是,此行他不仅娶了妻,还带回来一包茶籽。

源自洞庭山的根脉悄悄扎根在山腰处,在泥土与岩石的缝隙间,日日与流云暮霭为伴。关于这片土地种茶的历史,在清代陆廷桫的《续茶经》多有记载:“吉安府龙泉县(今遂川)匡山有苦茶,匡山的四面峭壁,其下多白云,上多北风,植物味甘苦。野蜂巢其间,采花蕊作蜜,味亦苦。其茶苦于常茶。”地表下的温泉淅淅流动,枝干蓊郁肥壮,园子里涌动成一片茶的海洋。风过境时,每一片叶子都像一张鼓起的帆,迸发着奔向远方的勃勃雄心。

采青、摊青、杀青、初揉、杀二青、复揉、整形提毫、足干……习得一身制茶手艺的梁为镒默念着,一切烂熟于心。当初种下茶籽的时候,他有些没底,但摘下第一批鲜叶之后,心里就变得笃定起来。他时而蹙眉紧锁,时而颌首深思,就像是一个打太极的武林高手,把所有的力道凝聚于指尖。他要与火候进行一场博弈。

灶膛的柴烧得正旺,红彤彤的火舌舔舐着漆黑的大铁锅。在竹匾里被洋洋洒洒筛分出的茶青,抖落一身风与泥土的气息。青青的叶子在热气中落了下来,旋即被锅里游走的一双粗糙却灵巧的大手抄起,又纷纷扬扬地落下,再抄起,落下。叶子的边缘慢慢变得卷曲,褪去了青涩,染上了一层浓绿,袭人的香味朝着鼻尖猛地扑来。

2

与西湖龙井、君山银针、安溪铁观音这些雅致名字不同,遂川狗牯脑是一个充满了乡土气息的名字。可因狗头山的山形而得名的它,名字一度坠入了时间的深海。

当茶商李玉山走到梁家茶园那天,恰是草木葱茏之时。他忘记自己走了多少天,从前的时间很慢,就像沙漏里的细沙无声无息地落下,他也忘记自己走了多远,脚下的路仿佛被风吹散,又突然消失在山间的褶皱里。山峦在背后渐渐模糊,一片茶园却渐渐倒映在了他的瞳孔里。“狗牯脑?”喝过主家的茶之后,李玉山疲惫的神经突

然被唤醒,身体黏腻的汗毛仿佛一丝丝被捋顺了,直挺挺立了起来。走南闯北多年,对于茶的品质鉴别,他胸中已有充足把握。他一枚一枚掏出怀里揣着的银圆:“只要一芽一叶。不要露水叶,不要雨天叶,不要晴天中午的叶。制成银针、雀舌和圆珠各1千克,分装3罐。”

时间指向民国四年(1915)。制好的狗牯脑茶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旧金山的货轮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是李玉山把狗牯脑带到了世人的面前。

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纷繁杂乱的货物中,那浮游于杯中带着细密绒毛的叶子,它不再只是一枚出自山野枝头的叶子,它在升腾的水雾中沁出一缕缕南国的幽香,它与土壤、气候、生长环境、知识谱系息息相关……它在与各种绿茶、红茶、白茶的角逐中一路杀出重围,让遥远的大西洋彼岸,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专家,棕色的络腮胡子,身材彪悍的国际评判委员们,深深沦陷进难以企及的神秘的东方文明。它得到了一枚金质的奖牌和“顶上绿茶(Tin Shang Green Tea)”的名字。而那张贴着“狗牯脑”的标签下落不明。

及至民国十九年(1930),李玉山垂垂老矣,参展人变成了他的孙子李文龙。他捧着这份从祖父手里就开始远行的茶,重若千钧。他决定给狗牯脑改名换姓。就像探险家热衷于命名自己发现的地域一样,这个名字的背后很难说不透露着生意人的精明与筹谋。于是,狗牯脑又以“玉山茶”之名在浙赣特产联合展览会上再度夺魁。

3

“为了给‘狗牯脑’正名,也为了防止别人假冒,狗牯脑茶第五代传人梁德梅刻了一枚印章,盖在自己制作出售的茶叶包装纸上,内容是‘遂川县汤湖上南乡狗牯脑山茶祖传精制青水发客货真价实诸君光顾’。”许多年以后的午后,我和一群文友坐在了梁华平工作室,听他波澜不惊地说起自家与茶的渊源。他的眉眼间有手艺人的睿智与柔和。他有着多重身份,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狗牯脑茶第八代传人,同时也在种茶、制茶、售茶的角色中不断转换。《管子·小匡》说的“士农工商四民者”,梁华平竟好像兼而有之。

我是地道的遂川人,却身在茶乡不知茶。家中只有父亲有喝茶的习惯。晨起的第一件事是烧水泡茶。打开贮存茶叶的锈迹斑斑的铁皮盒,拈起一大撮黑绿的茶叶丢进杯子,烧得滚烫的沸水再一浇就完事了。那杯子里足足有大半杯茶叶,胀开的叶片阔大而肥厚。他偏好狗牯脑的夏秋茶,春茶珍贵且不耐泡,不宜拿来做口粮茶。在窗台浓荫的影子里,他深深地吸了吸鼻子,嗅了嗅茶味,然后重重往杯中吹几

口气,就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大口喝起来。只有喝完茶,他才像动物用力甩干湿漉漉的毛发那样摇头晃脑,真正地从混沌中彻底苏醒过来。幼时,我睡眼惺忪误端起他的杯子,放凉的黄色的茶汤愈发浓得发苦,让人望而却步。

我忘了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。不分早晚都喝,发现茶和咖啡的复合之味一样令人致瘾。也许是回到老家工作之后,也许是年龄与心境都到了适应茶味的时候。静下心来琢磨一些事,没有一杯茶在触手可及的地方,竟像是无所适从了。久而久之,也学会了一些鉴别茶的方法,比如观察茶叶的外形和色泽,闻香气,看汤色,再品其味……

在温水冲下的激流中,一片片碧绿如螺的叶片被唤醒,舒展了筋骨,折叠的春天再次被展开。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,现实世界仿佛抽离了,只剩下茶的世界。而狗牯脑的沉浮史,也与梁家的家族史枝蔓相连。多年前的冬天,环抱的群山在连绵大雪中像是与世隔绝的天地。窗边火光映照下的脸庞忽明忽暗。雪将住,风未定,一行匆匆的脚印碾碎了地上的冰雪。梁德梅脚步踉跄地起身迎接,原来是县里来人请他去茶叶交流会介绍制茶经验。他披上一件褪色的旧棉袄,踏着厚厚的积雪而去。雪地留下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掩埋。会场里人头攒动,热气腾腾,老爷子的声音低沉而缓慢,洋洒酒讲了足足两个钟头,可关于那片叶子如何在手中变成一锅好茶却只字未提,众人只得悻悻。

日历终于撕到了1964年这一页,春风里到处裹挟着新生的气息。公私合营的种子播撒到了偏安一隅的小镇。狗牯脑茶第六代传人梁奇桂正在自家园子里忙活着,县里又来了一拨人请他出山。“技艺传男不传女。”按照老祖宗的念想,狗牯脑茶的制作秘方原本要在梁家世世代代传下去,但毕竟是不合时宜了。好比一粒微末砂砾,无法在浩瀚的大江大河里掀起任何风浪。狗牯脑茶加工厂的牌子立了起来,山坳里崭新的厂房和设备蓄势待发。为了让狗牯脑能够抵达更多茶客的手中,也为了让这缕茶香连绵不绝,梁奇桂破天荒地做了一个决定:公开授徒。

一杯茶竟然拥有了无数的拥趸。白天,茶园里满是斗笠和翻飞的手,将鲜嫩的芽头从枝端轻轻一提,送入竹篓。到了晚上,从十里八乡赶来通宵学炒茶的人乌泱泱一大片,屋子里挤得密不透风。一个又一个技术能手从这里走了出来,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换来更好的生活,但茶厂的茶仍是供不应求。

杯子里的茶水喝完了,又续上。梁师傅翕动着嘴唇,说起了茶厂的一桩旧事。有一回,两位山外的客人远道而来,到汤湖购买新茶。翻山越岭走到茶厂时,已是暮色四合,最后一锅茶正在铁锅里翻腾,青翠的叶片在滚烫的锅底蜷缩伸展,发出细微的爆裂声,袅袅升起的茶香和水汽在昏暗的屋子里弥漫开来。两人都眼巴巴地望着那锅茶。可炒一锅茶叶要一个多小时,当天采下的茶青已经用完了,实在来不及再炒一锅。最后,只能将茶叶给了一位客人,再请另一位客人留宿茶厂,等待第二天炒出来的茶。人与物建立起来的信任大抵莫过于此,又或者,他所信任和期待的,也是眼前这片土地对他的给予和交付。

4

南风面、鹰盘山、巾石峰、佛祖仙、遂川江、蜀水……一路行走,我发现,是那些逶迤的山、活泼泼的水,构成了遂川的地貌和精神内核。生长在高山上的狗牯脑,自然比长在平原上的茶汲取了更多的阳光雨露。

狗牯脑很早就实现了县域内品牌共享,而不同区域的狗牯脑却带着些许不同的秉性。看似是人们驯服了土地,实则是土地通过人类完成了自我繁衍和养成。比如汤湖的狗牯脑,香气清雅,汤色明亮,喝完之后余味还在喉中回甘甚久;比如新江的狗牯脑,碧波环绕中的叶子总是带着露水洗过的明亮;比如海拔近千米的戴家埔、营盘圩一带种出来的狗牯脑,苦味更加浓郁,透着一种傲视风霜的彪悍和冷冽。

在遂川,狗牯脑可谓无处不在。到处是连绵起伏的茶园,满目密密匝匝的绿。县城东进口矗立着“茶圣”陆羽美髯长衫的巨型石雕,城南设立了茶主题公园,城北茶文化街的商品琳琅满目,草林老街大小小近百家老茶馆留存着古朴的面貌,许多泡在茶馆里的遂川人由长及幼,茶早已成为融入血脉里的基因。

据茶业界门最新统计,全县的茶园面积发展到了30余万亩,11万多遂川人在从事与茶有关的工作。“中国高山温泉茶之乡”“中国茶产业示范县”“全国重点产茶县”“中国茶业百强县”“茶业乡村振兴发展县域”……接连不断的赞誉成为当地茶产业的发展留下了有力印迹。

这一切当然依赖于机械制茶的出现。炒茶有了恒温的电炒锅,杀青、揉捻一系列工序可以通过电力带动。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茶叶加工车间里,通过机器的精密运算,每一片不一样的叶子,在传送带高频的翻滚与振动中拥有了相同的纹路和肌理,从全自动智能化绿茶生产线的末端浩浩荡荡奔向规模化的洪流。

而不施化肥、不打农药,保留两次杀青、两次揉捻的繁复传统工艺的手工茶,愈发珍稀,年年春茶尚未采摘时便已售罄,那是老主顾的茶盏中预留的那份春意。

制作方法的差异,让狗牯脑的萃取有了不同的层次。特供特级、贡品特级、珍品特级、特级、一级、统级,是关于狗牯脑的分类与丰富性。它既让苏轼在夜宿龙泉资福院时挥笔写下“衣染炉烟金漏迥,茶烹石鼎玉蟾留”那样超脱尘世的诗句,也满足了父亲和茶馆里的那些茶客解乏、提神、社交的基本需求。

我看到那些生长在茶乡的人们,有的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,培土、育苗、施肥、养护、采茶、制茶,日子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循环往复。我不由得疑心,他们是否早已参透了“茶禅一味”的真意,所以甘之如饴地隐于乡野?

就像我的朋友叶小青,他从婺源茶校毕业后回到汤湖,当了整整20年农技员,潜藏的身份却是一个诗人。很难说他诗性里所具备的真诚、朴素、良善、悲悯,不是眼前这片茶山所繁育和滋养的。而他的字里行间,正是狗牯脑生长的地方:

太阳从东山爬上来/但最先接受它的是南山/高高的丫架山,山顶、山腰、山脚/依次被阳光拥抱/茂盛的植被/每一片叶子都在阳光里睁开眼晴/因喜悦而轻颤/天空,光之桥/架在东山与丫架山之间/隐身的神在上面来来去去/早安/大地胸膛中发出的问候/都已分享,但沉默/默生欢喜



面对AI,方知我之为我

□ 任为

DeepSeek正在各行业加快部署。得益于强大的推理分析能力和中文处理上的显著优势,这款国产开源大模型一经问世便在国内掀起了新一轮人工智能热潮,尤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。技术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将人类带入人工智能的纪元,每个人都在思考:我的工作是否会被算法取代?

于是,人们开始确认自身的不可替代性。作家、艺术家认为,AI没有情感,无法创作出“有人味儿”的作品;法官相信,AI缺乏对道德、情感和政策的综合把握能力,无法真正替代人类解释和适用法律;医生指出,AI尚不能在诊疗过程中完整感知病人的身心状态,亦无法给予他们有温度的人文关怀……显而易见,人类已经无法像往昔对蒸汽机、计算机、互联网那样对AI等闲视之,以为其只不过是纯粹的工具罢了。

事实上,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的今天,我们若要做到人类价值的“自留地”,就不得不反思人之为人的特殊性。

哲学家的思考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。笛卡尔认为,“我思,故我在”。马克思也指出,“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”。人是思想的主体。我们不仅视一切事物为自己思考的对象,同时还能够意识到是“我”正在思考。“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”算法无论在外表现上显得如何智慧,都无法像人一样获得运用第一人称进行主观思考的体验。拥有思想的能力和自觉,永远是我们人类捍卫自身存在价值的基础。当经过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的AlphaGo战胜人类顶尖棋手时,尽管我们大为震撼,并承认算法在计算、推理、决策、记忆等方面能够战胜人脑,但也不会忽视,我们感受到的“震撼”以及对这一现象的思考,恰是人所独具的能力。纵使AI战无不胜,人类依然能够主动且自由地将AI置于自己的思想范畴内,进行终局性反思。正是这种反思,让人类始终掌握着科技的发展方向,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切技术为我所用。

人工智能会消解人类劳动的意义吗?在深圳市福田区,基于DeepSeek大模型开发的11大类70名“AI数智员工”已能处理多达240种政务场景;有医生发贴称,患者凭借DeepSeek纠正了自己给出的治疗方案;文学教授用DeepSeek写诗,发现格律对仗工整,遣词造句也合乎古意。《未来简史》作者、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曾预言,正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造就了庞大的城市无产阶级,随着算法的普及,未来绝大部分人类将沦为无法贡献社会的“无用阶级”。这固然是一家之言,但也提醒我们,必须尽快适应新时代,重塑人类对劳动的认知。

AI的强大让我们认识到,同运行稳定、算法先进、算力强大的机器死磕某种技艺并不是明智之举。长期以来,工业文明的社会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,却也限制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。“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,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。”诚如马克思所言,我们在精神层面所需要的道德判断力、审美能力,以及肉体层面所能表现生命之美的运动、演讲、表演等能力将在培养“工具人”的实用主义教育中被边缘化。

与其逃避算法或画地为牢,不如让AI成为更好的AI,让人成为更好的人。在技术的帮助下,人类恰恰可以松口气,褪下自身的工具属性,重拾一个有温度的生命体应该成为的模样,更好地学以“成人”。只有当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、善良的靈魂、不偏不倚的理性,我们才能成为合格的AI驾驭者,才能让它的一切劳动成果为“我”所用,打上“我”烙印。

到那时,又何愁会被算法取代?未来已来,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。面对AI,让我们认识自己,成为自己。



■本版主编 周颖
■美术编辑 杨数